

集部

東維子集卷八

元　楊維楨　撰

序

送鄒生奕會試京師序

漢儒明經貴不倍其師説能不倍其師説者上召用之高下其材為博士郎大夫部刺史馴至九卿丞相御史者不少也吾是以知漢士之近古也其為術也有師宗

其為行也有操尚未始以經術自進為售利禄之具也去古日遠則下之干進者以經術而上亦以是設科而取之然今日得之明日棄之矣視前日之所業者不啻象龍芻狗物也尚欲責其不倍師說於終身而不弃者可得乎吴郡鄒奕弘道其大父為士表吾之友也士表樂善好客教子孫尤切切不重千金費遠延碩師居其家此奕所以經之明而材之達也今年秋江浙鄉試以詩經充赴有司者凡七百人中式者僅十人而已而奕

又為其魁蓋其得於祖父師之講明有素者可知已將如京師以余為大父執行也拜而乞言故余為陳漢士之近古者望之况今天子既復科以取士又且掄選經術之老者侍講筵進士之有經術者固將以次召用如漢之九卿丞相御史者不難也奕之得於祖父師之講明其可一日而忘去乎奕勉之大父不及見矣異時果於無負所學也豈惟慰望於其師實慰汝祖於地下也至正丁亥冬十一月初吉序

送强彦栗遊京師序

孔子曰士而懐居不足以為士知古人君子未嘗不遊也而世之遊者漫矣志無以自信貿貿焉行四方以萬一乎詭其所遇取盈而復以菑其身以累其人往往是也若乃君子之遊延陵君子之不幸生於東徼也志不有其國而獨志於上國之遊以歴見夫華産之人物先帝王之遺風善政以廣其耳目之陋意氣之隘約而反之於中有合不合斯遊之不可已也嘉定强彦栗生於

延陵君子之鄉曩嘗勇不自禁出吳關歷毗陵句曲折而上金陵遂絶大江而北涉洙泗以翱翔乎闕里過涿野以蹈厲燕趙之俗而遂達乎京師以覲天子之光京師窮貴人有奇其才挽置於宿衛而彦栗徑决去不暫留是其志不在區區利達而所存者大矣今有不憚數千里行役如曩時過吳門别余曰余行李如京不能與子久處已余壯其遊不難而其志又不苟也知其遊似昔君子上國之遊而非代之漫焉而詭其所遇者類也

他日歸復見予吳門聽子之言議覘子之心胸有以驚異予者而後知子之遊不可以已者如是顧吾在吳棲其困滯如退羽之鴻不能以丈尺奮飛於子之行也其不投袂而起乎

謝生君舉北上序

上饒謝生鈞從余遊者十年通春秋五傳學其才日茂不已自幼博行孝睦人無間言往嘗以行藝書于黨正連試有司弗售不一咎有司而咎其學未至也益進修

弗勸今年秋來別余曰鈞辱先生教而未有仕路以行
先生學也辱在泥塗鈞耻之先生耻之幸吾鄉應奉張
公有以挾鈞京國之行謹造請先生幸先生賜一言以
警鈞余爲之喟然曰才弊於無先行衰於寡黨此古今
之士之通患也士負才行有不幸老死于三家之村千
室之邑者不尠矣往往思借交青雲之士卒而奮焉尺
長斗𤄊皆得以伸所有而況於才之茂行之卓者乎生
往哉吾聞張公大相府之賓卿也相府以好賢聞天下

張公以賢薦相府生患才之不懋行之不卓耳不患無其先與其黨者矣吾見張公之不以嫌而避賢也吾見生之賢不以次而進也傳曰大夫將昌以其得士張公以之又曰庶人將昌以其得子謝氏父以之又曰線因鍼入不因鍼急女因媒成不因媒貞生以之

送吳子照遊閩序

雲間吳生照將遊閩以四明臧彥誠之書來乞序其行具言生年少負邁往之氣加以博學好古慕先生之奇

文章如慕太史公蓋将歷覽形勝結交豪傑于以開豁其心胸發舒其意氣或者有所資以成其才也乞先生一言申其志余謂古百越地在禹貢揚州之域物之貢聞天下而人才之出未多見豈山川磅礴之氣未發泄歟抑王者德化之所未覃也漢以來封疆之郡縣之覃以詩書禮樂之澤然後人才輩出與中州文章道義之士等至我朝涵養樂育之既久士之擢高科躋膴仕者磊磊相望官於其地者弗以冒嶮巇犯瘴癘爲難其山

川足以豁心目人才足以取師友生之往也登覽或遇隱君奇士有相識者或未識而已相知者詢及於余即啓行槖出余鐵笛傳及史鉞絶辨凡若干言必有以奇我者奇生矣他日歸吴尚有以徵吾言

張先生南歸序

淛士多無恒經治亦往往不顓有一年輙更或半年纔更而竊中科以故士之經愈不顓且又視經師之利不利為嚮坫意學經將已明道也豈計利不利哉以科利

而學經則科一利而經復棄矣終亦必亡而已矣嘉禾張生汝霖獨於經治有專習曩余在錢唐時首以父命來受春秋五傳學更鄉舉者三而藝未競生不以咎有司而咎經術之未至益恒若力所習經有加無已坐誦行思恒若無誨者故又負笈不遠水陸尋余九山之澤以終其業焉非其學經志於明道而不計科之利不利者歟吾義其不畔吾門又竒其性之有恒而志之必有成也嘉禾之野其得遺其人也哉吁春秋主斷之書志

成者及之也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春秋之教也若生之志葢已得春秋之斷而其道已得春秋之教矣他日推之任也天下之治孰禦焉彼習經以利科科一利而經復棄終亦必亡而已者又何議為

送韓奕遊吳興序

同里生韓奕從余受詩春秋學行日脩才日茂其為文如雲興烏㕍未見其止也今年從予呂氏塾輙思汗漫為神京遊余止之復有請曰奕從先生學幸知經史行

墨然聞先生奇氣多發於東西洞庭大小二雷七十二弁之峰今將訪先生舊遊魚龍虎豹風煙林壑之音遇以擴所見而終所業焉幸先生賜一言以警教奕也余嘉其志曰人之學猶海也水沿河溯以弗至于海不止海集衆流而后為百谷王也學其可以小自滿哉洞庭之西有蔣氏義門劉范世家在焉巽毅鳳麟皆從余游者也皆好學不勸而知學之不可以小滿也又當不遠數百里尋余洳之鄉而卒業焉奕往哉與之洞庭上讀

書然後繇洞庭而浮大江度洪河上北嶽以盡天下之大觀吐而為書以獻萬言于明天子也葢發軔乎此行已奕勉哉至正十年三月三日序

送齊易岩序

太極理也一陰一陽生焉教之所出也尸物如天地而不能逃乎十二萬九千六百之紀而況於萬物乎周與秦合不能逃乎五百一十六之數伯而王又不逃乎十七之記而況於一身乎聖人作易前數之用於著龜神

矣然未聞一語一畫為之兆也兆於一語一畫之微而
揲乎蓍龜之著數之用益神矣此先天之學在魯為梓
慎鄭為裨竈齊為國甘公漢為眭京晉為管郭唐為袁
桑宋為邵子元為傅氏初菴菴之宗為齊氏易岩也易
岩之言曰初菴之傳得之建昌廖學海學海得之於蜀杜
可大可大得之於王天悅天悅實受之邵子也天悅之
學幾絕葬其書玉枕中蜀寇發塚出秘書可大賄盜之
人不能傳而學海以直言得罪配軍籍漢陽道遇可大

可大已知其姓名曰吾數當傳子為偕見郡將出軍籍館諸道宫為弟子國初有聞于世皇世皇將召之學海業已語其女曰我若干日死死若干日朝廷命來我已死且索我書我書當傳者傳氏立名人也其人在某所某日來異日官極品汝頼之官且賜田若干頃矣已而果然初菴之没三年而易岩始生初菴垂死謂其徒曰汝曹口耳之學徒得吾膚淑吾書而得吾髓者其齊氏某乎易岩生四歳知讀易長於河洛七緯太乙九宫之數

及星算鳥占嘯風鞭霆之術罔不洞究故於初菴之學峻隮峰極非一時儔輩可幾也予嘗異天人之學父子不相授也其授於人者亦有數焉則其觀於物者可知已易岩之觀天者吾不識之其觀物者吾見其於一語一畫得知者衆矣雖然予於易岩有問矣道之難傳甚於數也堯以是傳之舜者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而及於孔子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焉噫道之傳者其亦有數乎無數乎軻之後其

可無傳已乎易岩曰道之傳天也亦人也是陰陽大極之説也易岩去予而之京師也請書以為序

送何生序

何生伯翰氏其先西夏人也祖息簡禮嘗録僧事于杭因家焉父益憐質班早喪翰生五歳依舅氏舅氏因以母姓姓之母素賢通文史既寡以節自誓教翰有法日出就外傅夜歸課其業年十六歳受經於予通春秋五傳毛氏詩尤長於易遭時喪亂士以弓刀之習易鉛槧

翰獨負郭闢圃奉菽水于母暇則退處小室理故書收緝子平生遺落文草遂補注吳復所編子古樂府集行于時人稱其學該識廣復不能過之今年夏文闈詔開翰就試先三月靈鵲巢其書舍未見其扶梁啓離戸占者知其為中雋之兆而不知其學有素也將會試春官同門友為賦詩供張西門之外求子為叙遂為書其世出行藝之槩于卷首云

送李志學還吳序

太尉府僚友官以百數惟右轄李公椎魯少文可以屬大事參左右轄官者亦以百數惟軍諮李君雍容諷議可以贊大功故占東諸侯之後事者亦不於其兵强弱馬壯𢽾而以其參諮幙府者得人與不得人也令之所謂閭里豪乗時而奮類鴟鳶於安鄗於肉食嗚呼菜傭而欲倚之以集事亦誤乎必其雄才卓識負王伯畧可以登公輔之器者然後可與成大事立大功若今李君者殆其人矣乎吾聞河間多禮法士而李君者殆其人矣

乎吾聞河間多禮法士而李君者夙抱其節承教詔於賢母如嚴師傅當戎馬猾夏時節即慨然有平河洛志而况太尉府得知己乎雖然西虞之拔冗以進將以伺吾釁也未足為吾憂忽又無故而退無以乘吾間也未足為吾喜君歸太尉府太尉問君西虛實狀吾攻守利害何如君必有以對對必有御戎要畧為太尉規者慎勿為閭里豪鴆而鄙者談也至正乙亥夏六月壬申序

送劉生入閩序

古公卿等絶卑賤其與圖事必有取於卑賤之士士之奇特鯁正亦願奮之以所有上下至於交相得而後事可圖已漢叔孫通有兩生不能取項籍有韓生齊王信有蒯生不能用鮑生為蕭何取陸賈為陳平取王生為繹之取吴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取尹翁歸暴勝之之取雋不疑之六君子負守將之尊執臣之貴而未嘗挾以自尊貴必有取於大人者以其奇特鯁正可與圖事者也今公卿不取士久矣吾始於貢公見之公以戸部

尚書入閣天子益以理財贍兵者責焉四方士待公行者幾何人而錢唐劉生獨以過人之才及其骨鯁風裁為公所知公取生惟恐失之生亦愿答以其所有惟恐不逮吾見貢公之出遐方王事確乎其有成算恢乎其有成功也已夫召陸諸生不失其所矣而六君子之道益光生思畣於貢公而益光於貢公者其不得自行召陸諸生乎哉生嘗以茂才被肅政使丑的公之薦授校官不就今樂知於貢公而起也其以畣知己較然不自

歟也諗矣杭人能詩者歌之君信其人序之生名中字庸道世山東人

送王公入吳序

王者人才得於鄉三物之所取是也戰國人才得於客四豪之所養是也兩漢人才得於薦公卿之相推轂是也唐人才得於科懷牒以自試是也士之與至於唐宋之科其去王道也遠矣今取士不免於科軍興來科亦廢不幸又不得於薦則得於客耳三吳之會為今淮吳府

也客之所聚者幾七千人吾求客於戰國得孔伋焉孟軻焉荀況魯連焉毛遂馮驩焉牛畜荀忻徐越焉而秦儀輩妾婦爾不足以客進也淮也吴之客七千異於妾婦者幾人有所謂越乎忻乎畜乎驩乎遂乎連況乎連況不可況軻乎伋乎哉或曰淮吴有王明氏者澄不清撓不濁有俞賢氏者言中倫行中構有用仁氏者廉範乎靡俗治幾乎循吏有陳敬氏者納言骨鯁風裁古也有姜儀氏者人倫臧否氷鑒美也淮吴之客何劣於戰

國哉緡雲王生時以儒科廢於古文學有年將挾之以入吳别予於杭湖上求一言以行予方疑論淮吳之客而生將客焉往哉吾將卜淮吳之客於生也諗有五人者五人引其類以進生不為今遂離其為畜忻越矣苟妾婦也其歸矣哉

吳氏歸本序

錢唐吳觀善字思賢自杭之淞詣東維先生曰善之外高祖徐防禦氏在宋為小兒醫贅壻曰范防禦氏范無

子又贅宋四門教授吳氏子從明字公亮承其家而嗣其業南渡後自汴徙家杭之東青門從明生德誠提領平江鹽學德誠生仁榮杭州路鹽學録仁榮生四子長即觀善也善通經史學不顓工岐黃氏之書嘗讀文正范公傳公幼隨母適朱而未嘗一日敢忘其本生卒復范姓君子反本之道也善隨外甥氏宗于范今將反本於吳禮也已作堂先廬之東名以歸本丏先生大手筆一志庶吳氏子姓有以知水木本源之義也吾悼泰法

子壯則出贅世襲以為風父道不正遂不子其子而子其壻致宗祀不明氏族亡辨有司詔民者又不以釐而正之至使一門沓著户籍其壞倫紀也甚矣善能反本於徐范二宗之外而亟歸正於吳非讀書達禮篤正之君子其能若是乎哉鐵史筆之故吾樂與之文使代之不肖子姓蹈秦風之痼弊者有所儆也夫

送于師尹游京師序

士有學周孔之藝者不幸不薦于有司而其志不甘與

齊民共明稼則思自致于京師不幸其藝又不偶始不免貧小道干王侯以兾萬一之遇者十恒八九若星風之占支干之步色鑑骨靡以及瞽巫妖祝軀丁役甲丹沙黃白水火之術凡可以射人隱黃人惑一詭所遇者無不屑為焉而其近儒道為貴官徹卿心敬而身禮者則無出於岐黃氏之伎也蓋岐黃氏之伎司人死生命而百家衆伎之莫能尚也高自與其道者且曰上醫醫國吾嘗在京師視岐黃氏之流封閟筴中藏擁侍女從

百金馬王侯庭中或出入禁掖無所顧忌小則要金千貲大則要暴位顯要不以一旦踈賤為嫌也嘻若是者豈吾道之左使然耶抑公卿不樂於正薦士之所致耶
先生曰讀至此不一唱三嘆非知言已
天台于師尹與其兄舜道嘗從余游舜道以經學中進士第而師尹連不得志于有司今不遠萬里遊京師來丐予言以别予曰師尹懐才藝不耦于時何分於中外彼此哉師尹曰儒伎不利吾旁挾者岐黄氏之伎也不耦於此將有耦於彼乎予悲其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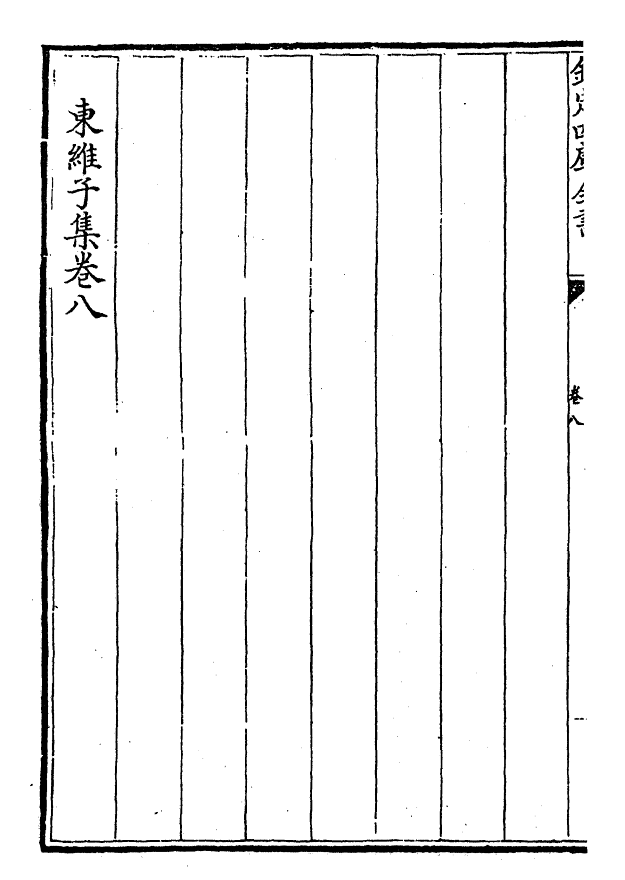
成而未利而壯其志之必有成也於是乎序

送沈均父序

予友漕使拙齋公為予談太末有奇士曰沈平氏字均父自號自量宋少師某之七葉孫也其為人斬斬有風操人有過面折之疾浮屠氏如糞蛆明經試有司弗售即焚棄舉子伎以岐黃術自隱至正中境有禁民弄兵者守將莫孰何君起率鄰邦大俠合券甲用溯垣摠戎令禽之若孤兎盡夷其穴巢一邑賴以安又龍邑令翟

某者貪呇與豪斷民相根株齟齬其民無屬饜君件其狀走部刺史白之翟與根株連坐徙實邊人稱快佗墨吏見君曰此白衣言事生也吾聞而異其人無幾何君游淞相見視其貌若荏而中精悍無敵質所行為不誣宿留九山月餘别去淞人士能詩者歌以餞之而以首屬余余以士有匹夫而任人倫世教之重一言一動切於救時如負祿位者謂非毅然豪杰之士不可如魯仲連郭林宗石祖徠其人是已世降以還士氣不作代果

無若人乎吾於均父見士氣之猶古也嘻世有任人之言責往往為瘖蟬伏馬而吐不平者乃在巾澤之士世道不幸亦世道之幸歟後之求均父者於吾文有徵其得以詭托者信為扁鵲流乎是為叙



東維子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莊承簪

東維子集卷九

元 楊維楨 撰

序

送周處士還山序

余讀魯莊公之春秋未嘗不義曹劌之為人也劌非魯之在位大夫也又非魯之疇人鉅室也公將與齊戰在位者亡言而劌出見公開說戰論劌宣懷利以要君盜

名以奸世乎魯為齊弱誠不忍其君將或北而其宗社之或傾也噫使曾在位君子皆如劌之憂為其君深謀而遠計魯有不覇乎長勺勝齊之後劌遂為大夫矣君子賀魯之有劌又賀劌之言効於魯非要君以奸世者也南州處士周靖氏當紅賊陷吳興上戰守之策於統兵主將將韙其言而未用參相楊公舉其人以為可以置之樞機之地薦章數上處士又拂衣而去夫處士豈有要於君奸於時者耶參相之力舉處士也亦豈有私

於處士耶將用劌於長勺之後也處士不受薦辟至拂衣去則有信其非盜名懷利也稔也處士道過杭北門出所陳策見予予喜其言已達於時之君子也言之利不利不在已而卒返諸故山處士將不得班於曹子乎一命之榮不足為處士賀予將賀其言有效於時之君如曹子之效於魯也於是乎書

送鄭處士序

朝廷選用文武吏於大小無位無以稱選則下詔丘園

慮有慠世而去者求之如弗及獅山處士鄭子美氏隱居山中四十年言者聞闕朝廷闕用起之中使詣門勸駕者至再而處士起就道所與游者自吳詢而下若干人咸為歌詩以送之又屬會稽楊某為之叙某辝不獲則將有詰於鄭子者嘻今之舉逸人非太平文典已國家失太平五六年吏日不遑支民日不聊生也始急俊傑於在位之外鄭子挾何術往嘻淮之右江之左冦之梃禍者不狹矣子能帶劍挺鈹出入戎馬轉鬬數千

里使兵不知疲而敵不知禦乎曰未能也冦無臣主阻山負海各據要害以稱孤長子能單騎至其所談笑而道之使即投戈倒幟復為良黔首乎曰未能也哀哀生齒路死鋒鏑復死征歛子能弔死存疾徠流亡安反側使復有更生之地乎曰未能也未能子與今在位吏畢為廢物縣官責名將不利處士鄭子栗然起曰贈吾言者盡頌未有如先生稱詞之危也幸先生有以教我於是舉酒申之以祝詞詞曰安危成敗料如著功過賞罰信

若時主弗貳臣臣弗欺離以獨照驥不匹馳小人退兮君子以大来叶填九鼎竪四維狂流横潰兮仍東之持國是兮臣所職叶知臣不職兮神聽之詞畢鄭子再拜酌酒酹軷而行曰所不知規者有如軷

送王熙易容南湖序

軍興仕者弗由中出多由外便宜版授版授者不時禄食則陽陽而去矣其人也進無禄仕退又或失其生産生事眄眄焉不獲置其身於有所雖賤夫賈販富人相

幹屑為又甚牙校權貴之貴依憑根穴以持郡縣短長武斷脇制而後可以裕一身及一家之養吁此士下下之為也去盜寧幾哉高等者無祿則歸畝爾晦無以歸卧山蹈海為魯連子為夷齊子爾有甚不獲已挾技為門下客而技亦傳者之技也不然去賈幹而下又幾哉東州王子熙易有仕才而無所於仕為貪而起則將有版授之者又以虛役無廩食之及則去而挾其技為宛陵南湖之客南湖蓋今禮部貢公之所家也南湖給告

歸休業又上覲王子之行出其招而往也顧未知王子執所技往何出王子曰噫吾技父師教吾以聖賢之技也將使贊公相天子不欲食於農不資兵於盜不以物估畦楮價於天下之民而已矣舍此求吾去賈幹而下者無幾吾爲魯連子而已耳曳齊子而已耳余偉其言與其執技遂叙以別且爲告南湖曰南湖不舉客則已舉客當自王子始

太史印譜序

予嘗悼字有戴侗六書故而四目之文始鑿矣幸不鑿者存頡之十五篇字凡百四十為篆籀本又不幸為分韻所鑿字有㧗入者矣如銹鏟鋻鋸竈入鐘鼎泂艄㴒颩又續入圖經隱訣諸書四目氏之法至此誠一厄矣齊郡太史子玄氏愽古如子産識字如子雲嘗續注爰歷埤雅是編則漢魏晉唐官私印文也慕印在八體之一則是編去古為近然吾觀漢文多簡古雖篆亦與隷等無枝脚之蔓及觀唐文宋文皆有衍出於繆者豈漢

文去古尚近而唐宋去之日逺日繆耶抑漢士識字者多而唐宋識字者少耶吾於子玄問之子玄曰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説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則先生云漢傳識字者多信矣雖然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孔子之書僅六而已而四文翔入盖又漢人益以方篆之體假聖文以欺後人耳予於漢人不能無憾而於唐宋又何責焉遂録以為太史印譜序

西山序

東陽有蔣君子者家在東畫水西峴山之間家之西又闢地理泉石華竹曰沱曰谷曰屏曰洞曰亭壇臺圃其凡十有四所總而命之曰西山別墅君時時輿太夫人者燕游其中或與東閭西里仕而歸者飲酒賦詩以樂其樂也其攬物為詩凡若干首自金華先生而次和其詩者又凡若干首好事者遂圖其墅裒其詩而求一言於會稽楊子楊子曰嘻嘗品人地於西山吾有其論西山有薇食周餓夫而餓夫之特立獨行師表百代者實

無負於西山周以降山出爽氣以納乎韻人之抱世以王馬曹拄頰當之然馬曹者不得為餓夫之清而徒清於譚馬爾事不料理高視西山曾無裨於典午氏宗社之廢西山負馬曹馬曹負西山耶蔣君子者有仕才而不仕葢幸生承平之世與餓隱時異不敢詭高於食薇顧行其素於西山耕穀蠶絲足以養吾之身華草月露足以養吾之心職於孝者以事親職於義者以奉賓視西山之為晴為雨為霏為爽皆吾之四時朝暮被吾聲

歌者一草一木咸有德色是又君子之素不必强同於

拄頰者之云嗜持吾論以品人地於西山若蔣君子者

西山何負於君子君子何負於西山乎予未識君子繇

金華先生識之未游其墅繇先生之詩若游之於是乎

叙

送如一翁歸曲江草堂序

曲江錢如一翁自冠年工五字詩及七言大章嘗以詩

經義領鄉薦而不償于祿仕人咸稱其詩詩似杜其平

生艱窶窘阨亦近似之草堂錢塘即曲江也如一應辟藩閫者二十餘年仰給升斗孔子廟草堂亦荒矣少陵避亂于鄜轉秦州流落劍南蜀錄事王司馬輩為之脩起至宋呂相鎮成都又為作草堂故址繪先生象於中翁數嘗寇亂今亂定獲歸錢唐第未知草堂不為風雨所破則為戎馬所蹂躪果無恙否吾聞今浙垣大一辦章朱公方偃武事延致舊德碩儒俎豆於雅歌壺矢間太平有象於此乎見車騎虛左或過翁草堂問風雨無

恙即有恙不有脩起於錄事司馬者其不為翁重構如成都呂相乎果爾相國之尊賢為不誣矣吾於如一之行卜之

風月福人序

白樂天晚年歸休洛中娛老者琴歌酒賦有鄧同韋楚元劉為唱和友蠻素容滿為樂酒具又有晉公為雅道主優游蔗境十有餘年身不陷甘露禍輒自謂福人然其詩有病與樂天相伴在春隨樊子一時歸則其懷抱

猶有惡者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為唱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為歌歈伎苐池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讌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舫名)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島翠望之者嘑銕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余為江山風月福

人且貌余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魯國太師此二句本先生句也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天年直至九十九先生四世祖楊佛子享年九十九好景長如三月三先生嘗自言遇憂不憂遇病不病遇喪亂不喪亂胷中四時長是春也故自號嬉春道人名其所居窩曰春不老有嬉春小樂章一百篇小素小蠻休比似桃根桃葉尚宜男先生八十精力不衰滴翠尚有弄瓦弄璋之嬉余和之云紅兜羅巾白氎衫金鑾致仕得頭銜家無撲滿誰從破世有鋏枷人自擔黃白未嘗傳八八陶八傳丹與顏真卿龍蛇奚用

辦三三人間黄閣在平地付與西京妄一男全不為險韻所縛先生嘗曰有才力者韻愈險句愈奇也

送朱生芾蒲溪授徒序

余讀漆園叟論士有六好六好繫於己亦係於時余丁時變且老矣無能為矣不能擬於朝廷士尊主强國者則亦願脩仁義為平世教誨者之歸若刻意尚行高論怨誹為亢如鮑焦介推申屠狄之徒決弗為已吾門朱生芾與余同懼喪亂而不得安於所好者負書劍來别

曰其得七寶瞿氏爲西席主庶幾以學于先生者施于人敢求一言以爲别吁弗以仁義爲脩處亂世而得爲平世之士遂其願於吾願之未能者非吾道之幸歟弗往哉益慎厥脩無劾尚論陷厥亢

送韓諤還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諤者其一也諤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脩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齋云入其

室者不問可知其為文獻故家子姓也廼隱居西湖之上與伯雨張公為師友學益進行益脩重為之喜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親戚棄墳墓將以榮身及家也不知他變日可畏名一挂牒書者如挂梟籍錮而禁可也放而竄可也斧鑕而孥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其君哀其老而憫憫而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君道尊於身心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絶江而東也歸拜其鄉之父兄師友塗迎門候獲見風

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錮而束之乎𢦤而逐之乎斧鑕而拏而挨而僇之乎於其歸也其不𢤱而慕之乎抑吾閭鄉之黎老人民非者已過半而城郭亦非其舊矣君於風露之夕馭鶴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話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爲我志之書者爲何人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爲何人老鄉客楊基在由卷之寄寄巢書

贈櫛工王輔序

嘉定王輔世業七子技輔自幼機警聰記強識能誦余古歌行百十首介其鄉閣翁先生拜余草玄閣下自陳曰輔承周左轄公贈以櫛耕二大字人遂以櫛耕道人呼輔敢乞大人先生一言以發之先生哂曰子以鑷代耒豈果知耕者乎雖然世以不耕為耕者多矣漁以釣耕賈以籌耕工以斧耕醫以鍼砭耕卜以蓍蔡耕兵者以弓刀耕胥者以聿櫝耕伶者以絲管耕游說者以頰舌耕浮屠氏以梵唄耕老子氏以步虛耕神仙方士以

丹田耕高至於公卿大吏以禮樂文法耕耕雖不一其為不耕之耕則一也豈止輔之櫛也哉然余有詰於輔曰爾櫛之耕耕於田叟野嫗而已耳亦嘗耕於薦紳第一流人乎輔曰輔蟣蝨漢耳烏知第一流人乎萬一大人指教之余曰代有中秉鈞軸外攬英俊納天下於太平之域者髮嘗一沐而三握之子以吾言往拜其履進爾櫛以握其所三握者為余祝曰中國有聖相越裳氏之雉其來矣輔再拜領言去

陶氏菊逸序

毗陵陶氏前朝文獻家也在宣和間有為翰林檢閲者某扈駕南渡其五世孫為壜圃君某仕常郡教授因家毗陵國初以宋遺老徵不起家延頋師竹山蔣公教子弟時石田馬中丞公實從學其家與其孫靖為同窓友馬在南端薦授之靖無仕宦志乃法陶朱治生產饒於貲禮賢養容無所愛吝親故有急者賙之死者棺槨之鄉稱義士至是四世同居一家千有餘指孝友雍睦人

無間言兵興毗陵陷其子澤與兄和者奉母孝徙居吳下和隱迹於燒墨澤亦托菊自號曰逸民司徒隴西公聞澤才行固起為參佐不獲已應命未幾辭以歸更折節下帷讀祖父書家無儋儲晏如也今東遊海上尋菊泉於谷洲訪余老圃更生及傳延年者酌酒賦詩為樂別去索語以贈為叙名節而又為賦詩菊逸之歌歌曰菊之澹兮北門之秋菊之靖兮栗里之丘菊之逸兮畨夫去留老余圃兮海之陬飲菊泉兮谷之洲微斯人兮

吾誰與儔

淮海處士壽冢募資序

吾聞古不預撫墓後世有預撫者稱爲達生若夫作長室以燕容其中者范子敬也作壽葳以圖前哲與之相主賓者趙臺卿也是則預撫墓爲幽宅計者非達生之士能爾乎然有達生而欲效范趙之爲者力無及焉吾恐未免相率爲囊引鍤埋之流也淮海處士錢子材先生以光陰爲百代之過客齒且老矣而不以死爲諱欲

買不食之地豫營壽藏非取資人不可也昔趙秋資人之不能瘞者獲他日餅金貴富之報處士受施於抔土之恩他日豈無結草之報乎吾貧無以贈故贈此以為仁人義士之告庶相與資之以成其達云

棻山人省親序

客有談金華棻山人之為差者音沱曰山人方士也善公孫娘舞器又曰山人方士也工鴻寶枕中又曰山人從衡士也小年嘗挾策北走燕南走粤東西吳蜀也又曰

山人義俠士也張吳氏以偽爵屢要之屢不應恵粟帛及門轉以散民之操乞瓢者有弟為兵所殺又掠其子山人仗劍要於途而還之此客之議其差不得名其為人也一日服道來謁東維先生於草玄閣自陳曰其幼從許先生門人遊長又獲登侍讀黄先生門遭時喪亂家窶慈母逝嚴親且老出山謀祿養而祿不可苟今五十其齒矣將歸故山無以見其親柰何柰何幸先生賜一言為其終身教予惟其人生許黄之鄉承師友講

習之素不為無學者顧乃泛焉無歸如蒻喪者吁亡羊者多岐亡術者多學宜予之書劍弗成吏隱兩廢而徒取差者之議也吁壯士者傷秋孝子者愛日傷秋已往愛日方來子其亟歸庭前風木當有曾子之所恃者堂上菽水獨無子路之為懽者乎子其亟歸勿復孟浪蹈差人之議也予居與金華為隣邑異日聞烏傷山中有茱孝廉名應天庭之聘移孝作忠為大明名臣吾有望於山人山人以吾言勉之

送琴生李希敏序

先王作樂必有以動物而後有以協治也其本在合天下之情情合而陰陽之和應陰陽之和應天下其有不治乎有虞氏之鼓琴也南風為之觧慍而阜財師曠氏之作清角也玄鶴為之長鳴而迅舞聲之動物捷矣至下鴻漸杜氏之奏羯鼓也猿鳥犬羊亦為之躑躅如其疾徐之節則具聰靈以為人而有聞樂不動者乎不然則其聲之感人者未至也余来吴中始獲聽泗水楊氏

伯振之琴於無言僧舍余為之三嘆不足至於手舞足蹈歸而求之尚覺余人之流通也吁亦至矣哉以予之有感於一日之琴者如此則知先王協治之音動於物之捷也不誣矣後之以琴過我者無慮百數而未見有楊氏之至也晚得李氏希敏氏庶幾其近之生自喜其工之至有獲予賞識也持卷来求言遂為書先王協治之盛者語之抑聞先王之教琴必配瑟以和陰陽也禮稱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詩曰如鼓琴瑟又曰琴瑟在御

知古之琴未嘗獨御也蓋琴統陽瑟統陰伯牙氏鼔琴而馬仰秣瓠巴山鼔瑟而魚出聽魚陰物馬陽物也陰陽各從其類應琴瑟眦而後陰陽和陽不可獨而無佐也今之士以琴自命者多而未有以瑟鳴者吾將與子求海上師以學焉庶不畔詩禮教而先王協治之音其或可以見也歟

送墨生沈裕序

墨玄造之以色也藏於晦而暴於久者莫尚於玄而墨

玄之用也然藝于是者有工拙焉工者玄之用也愈久而愈通拙者反是此墨之藝有絶稱於世也其犀利可削木其清勁可入水火而不化天下傳為寳而賞鑒者隅物手之而可以知其為天下之精絶也吁藝乎墨者其可以妄庸之工得之乎三衢沈生裕自其大父東臯子代為墨以絶藝繼古閒人之稱故裕所傳若有心法之秘者非人之所能識也李氏父子墨近来為貴至久而後黄金可得李氏父子墨不可得東臯之墨已不可

得而欲所傳欲以目前賤之也豈爲知墨者哉裕以所製蒼璧贈我且乞一言以發之故爲道其傳之逺工之絶者使人知裕不可以目前賤之其遊京師也且俾持余說見於同鄉黄集賢同年趙禮部則沈氏之墨不俟久而貴也必矣至正八年春二月序

贈筆史陸頴貴序

韓子爲筆作頴傳頴莫貴中山之毫漢制天子筆皆用兎蒙恬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歐陽通以狸毛爲主覆

以兔毫則知頴不獨貴於兔也宣州諸葛氏傳筆有二等高貴者柳公權求而與之又語其子曰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請退還未幾果退還即以常筆與之蓋高貴者非右軍不能用也石晉時有奇士夜傳佳筆曉出闔戶以竹筒銜壁外人置錢其中佳筆躍出筆其筆床曰頴擅名于館閣諸公者久矣至其孫遂以頴貴名焉常以豐狐之毫或麝毛須製以遺我且曰史錢史錢心頴也予用之勁而有力圓而善任使舍其製而用它工

則不可書矣故錢心之頡人罕得之而人亦不能用也其以頡自貴何以異於唐諸葛首奇士哉予舍其頡之可貴而又能自貴不以輕信於人也故爲序以贈使世之大手筆知其自負所貴非吾溢美之也至正甲辰夏五月朔序

東維子集卷九

東維子集卷十

元　楊維楨　撰

序

高僧詩集序

三山雷隱禅師予以師友之者幾二十年其謝事歸隱于蓮峰也嘗以本朝詩僧之作委其選輯自端而下凡若干人時詩凡若干首持來徵序孔子論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以浮屠之教棄倫理而宗空無其為書又務為宏濶勝大之言無有興觀羣怨之事鳥獸草木之情而何有於詩然自吳興沙門晝以來不以空無為師而以詩文命世者代不乏絶錯以成章非徒侈乎風雲月露而尤致君親之慕其與吾魁人碩士往来倡和因時以悲喜隨事以比興者風雅宗焉是其人雖墨也文則吾儒非墨而空無世之大夫士招而歸諸同文之代

不為異也昔歐陽子序秘演之詩以為秘隱於浮屠與吾石曼卿隱於酒皆世之奇男子也第未知雷所選之上孰為今之奇男子吾老矣於吾曼卿之輩未能見隱於浮屠者或見之吾將與雷從之遊

冷齋詩集序

曩余在錢唐湖上與句曲外史五峰老人輩詩推余詩為鐵雅詩雷隱震上人復原報上人傳余雅為方外別派繼又得祁川行已方上人凿雖少氣則盛才則宿也

持所製見余曰錢龍玉鸞二謡鏗然有金石聲余已奇之今年至祁上上人出冷齋全集求余評内有和余古樂府題其辭多警策余益奇之嘻可與震報同列吾派矣余觀上人之才蓄天地蔵而又採諸歴代之載籍者日積而不已而終惜上人之才不用於邦國而用於山林與二休輩爭篇什之工也雖然余聞太保劉公沙門出也大中忻公又以文字禪動䃺座一言一行皆有禪於世主吾儒流偉之上才績日懋聲華日大將簡知上

所不得與二休輩較篇什工拙而與二賢者相頡頏于九天之上也余有待焉上人勉之以徵余言之不人妄也

雪廬集序

宋南渡後大夫無文章乃得於高安上人圓至者方嚴陵有是言也始予恠其言之自薄及取至文覽之則於江子參寮輩誠有過之者其脩辞有古作者法吾中國聖人與西方聖人有合不合者二之則不是一之亦不

然則必推極初之母者言也善夫至之能文也至後未有接之踵者閱七八十年而得江在外史新上人余老友劉海持雪廬一編過我徵序言觀其脩辞幾近至而論道亦似之其曰佛以神道設教以輔國君治本使民從化不俟刑驅且賛今天子以西天佛子為帝者師所以崇其治本者耳善乎新之言佛道道之返其初於母也其勉人必以問學思辯以行其道而振其教則其文非穿空鑿幻務資口吻於人我者也於是命筆胥錄

其編凡若干首使與至文同梓於肆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遺道人書于雲鐵史藏室

竺隱集序

季代儒者談浮屠氏學十八九而未見浮屠談吾儒者自晉慧琳推吾白學貶裁其本教逮唐有衣冠外臣曰一行宋有上天子書曰契嵩我朝有筠溪牧潜之集曰至秣陵蒲室之集曰忻歷千餘年僅僅四五人耳江左道上人有編曰竺隱余喜其吐辭運旨未嘗有本教潤

大不經之言其雅頗近韓暢近歐而簡白近太史公求之浮屠文中駸駸乎爭駕牧潛而於蒲室也殆將過之此余較其格裁而言究其論道則其不合吾道者亦蓋寡矣道嘗以書來曰吾子執文柄乎鐵史寸善必賞不在人求不善而受議亦心服無憾故道以不腆之文不自知其合道與否印子一言余自離亂棄官十餘年以觚簡著作為事絶交于勢要而一時方外有文句近古亦収而録之而況有文不畔吾道追古作者如竺隱編

者乎樂為援筆而引諸首不辭

一漚集序

雲間釋訓師受業郘之普照寺丞事天竺如菴真公玉岡潤公入徑山得直指於元叟端公游謁大士鷹窠僧迦淮泗尋一有於毗陵姑胥末參獅林天如子今歸老故山之化城築别室為燕休所自命曰漚隱錄其平日詩偈題曰一漚草者凡十卷求余一言傳諸其人且曰為人膾炙者元叟派外有吾鉄雅派焉晚年詩律益嚴

皦唱余和汝者與吾門八駿爭後先吾聞東山空法師有詩入陳黄派後自以爲齊已貫休不得祖師圖者詩累之也從而自諱焉余亦曰師有伽陀妙天下又何必詩詩又何派自其集而觀之感化齊物傷今弔古背嘔之醍醐甘露探其學則讀吾輩書多於貝葉鈔故其託物比興者吾風人之情而觸物悟身者其内典之教也姑舍勿論吾與師論嘔吉嘔之生何生滅何滅余嘗讀師海月祖象謂月之景光在月乎在海乎海月不在海

而海且何在乎知海月之無在不在則知漚之在矣師起謝曰吾之漚可一而萬萬而一矣遂書為序使人知師之上祖師圖者固自有在

三境圖論序

余讀經子九流之書恨有未盡而身毒國之書鞮譯于不可詰者固有未暇杭之淨性寺主僧無為師觴余東塔院談出世法初閧其説娑内蘇迷盧外為七金水為四州東為弗菩提南為閻浮提西為瞿耶尼北為欝單

越地各衮數十萬由旬又曰持地山外爲香山雪山寳山山上有池名阿耨達東北山水至積石山潛流地下爲黄河之源以吾聖元幅員之廣西極河源東盡震旦窮步章亥不能萬由旬而此日月世界不知在欝单越耶閻浮提耶又曰日瑠璃寳廣二千四百有餘里天子天民居之月宫水晶寳城其廣如日天后天女居之不知二千四百有餘里宫城之内誠有隂陽晝夜乎有則又孰爲之日月乎又曰念根者性之原即命也人天性

地獄性一念别爾彈指頃見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形有識以吾天命之性未嘗有地獄不知一念爲人天爲地獄可爲性原乎又曰墻壁瓦礫具有佛性瓦礫又有念念不乎又曰千物出後世却乃壞天地生滅在菩薩一吹唾中未知菩薩之力有吹而成孰與不唾不滅使之爲無生滅耶而又使之不能不滅於十二萬斯之後何也余時未辯所言即嘿嘿别去明日師復謁余邸次出所著三境圖論其論所演不出所言者其圖又

曰因境生象因象生見生想生道余為披圖誦書蓋有不得其續師且過索余言為引重余孔子徒也言不相謀得非云者有非其徒所能決回必將決於言不相謀者邪夫苟合卦體於八佛之道者易之罪人也故余為錄其言以啓折中者引于丐之端非苟合也抑余聞中土三寶有象四十二有章實身迦景摩騰竺法蘭始今三境有章又自師始也貪佛者欲不爭傳競習而得乎嘻使三境者誠灼灼不誣其圖諸法度羣想出大允而

優入乎四聖之域者當無勝矣則是書非台祖之宗子外道之金城四十二章之羽翼驂乘歟師名並學自號無爲子台盤石人脫白于杭之芝阜受天台旨于知先今主淨性寺云

瑞竹圖卷序

竹見於易於書於詩於周禮易言卦象書言地宜詩比德君子禮述器於樂也而未聞以瑞言者然竹心虛虛故靈故與人心往往有感應之機娥皇女英哭舜於三

湘之野而湘竹為之斑然漢文帝孝於母而子母筍生白虎皴唐隴西地饑而竹為結米如粳實民頼以活者百萬數盖湘野之文義所感白虎之萌孝所感隴西之實仁所感竹之靈若此謂非瑞應可乎雲間心海上人植竹於庭而有産雙莖並幹者雙莖並幹不常得於有竹之所則歸之海瑞應亦可也或曰心海為沙門之民不染於物者烏有所謂仁義孝節之所感序予曰人情物狀世容有偽惟天出之物不可以偽參也物不可以

僞參則不可以爲動物於天出者其必有以也夫其徒虛碧氏爲繪竹形來求予言以記不朽上人高德余未知而信其動物者故爲志之且使其徒之物我之相感應於理者不可以離而去也至正十年十二月朔旦序

毛隱上人序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襆橐謁余雲間次舍者問其出吳興儒氏子也問其業縛筆也余怪縛筆非沙門事則曰余祖禰業余弗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頴悟六歲

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隸詩書詘於父命為浮屠而俚浮屠惟以習歌咀擊鐃考鼔利人死喪為事無所用吾菩書記者遂服先業自號毛隱蓋將附顔而逃吾浮屠氏之耻也且可挾以見世之賢人君子如閣老青城先生尚及見之而喜余之為且貽余以詩今幸顧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史統辨數千言至今口不忘余覆其流誦沛然若大江之奔决無少哽也於是異其人曰人生之初受鬼於陰鬼盛者多善記昌黎伯稱

毛穎善記亦豈非以其明昧之裔犇月合太陰之精受
覔為尤盛故爾耶上人以毛隱自號非徒欲祖穎裔而
又將傳穎心至於慱纂洽記述為文章資世之賢人君
子以文明昌天下乎不然何舍子浮屠事而復其先業
以僕僕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志有所欝而
未信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字書官府市井
貨泉之註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黎言毛穎
有時而禿不任事遂以詩老退且有中書不中之議吾

將還子顛毛返子儒衣冠萬一列諸鴻生碩士聽受揩畫俾免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議子以為何如上人避席載拜曰夫子倘有意拂拭我我將加巾冠載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叙
自跋曰余為此文后上人者遂惝然為賈浪仙故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浮屠家如毛隱者多矣
送用上人西游序

金僊氏之教上為坐次為遊下為誦習也滅去違息歸于頑空坐而得之聞觸知覺會於真原游而得之誦習者一出一入之學耳然其游也不趨乎靈山勝水之聚求即夫大浮屠之神者耳目其聲光則亦儻儻與販丁役卒等爾四明用上人盖有志乎浮屠氏之游天台廬阜羅浮南嶽盖嘗徧歷焉將自虎丘達金陵馴致乎五臺之山其徒自妙聲而下凡十餘人贈之言而去又持其卷來請予一言盖上人由吾儒而學浮屠以為浮屠

濶大之言以誘愚非以誘賢也故又未忘於吾儒之教盖吾儒亦有游矣孔子轍環天下太史公歴覽天下之名山大川孔子不游無以成春秋太史不游無以成史記吾甞見浮屠氏之文史矣擴諸外學輔諸内典者曰橘洲曰石門吾誦之予之大抵得諸游耳上人之學得諸游他日東歸有所見予語言文字足以繼石門橘洲者不屬之上人誰屬乎不然僕僕乎與販丁役卒等者固汝教之所無取也上人尚以予言勉之

送照上人東歸序

四明水山與天台並秀説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其鍾為人物宜有清明俊傑者出以應時需也國家開鄉選法已三十餘年而破選之荒者僅史駉孫氏程端學氏而来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以余交浮屠南北之秀凡數十人而明亦寥寥無聞焉晚始得斷江恩師繼得照師覺元才之難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從游於吾門稱方外弟子連日夜記

書數千言屬詩文若干首孜孜自課以為常故其行脩業進令日與昨日之不等夷也獨惜其學成終歸無所於用不得應吾盛時賢良之選以接史程氏之躅君子不獨為明之才難惜也秋高東歸来别曰照也有母焉久不覲心慼慼焉矧先生篤倫紀之教敢辭而歸予益歎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與有為也使照還鬒髮加冠巾有禄位民上其不篤吾倫紀之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方之難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屠而未

知其返也故送其去余甚惜之而申以告之

送象元淑公住持南湖序

予嘗論浮屠之教足以捭闔宇宙玩弄人世歆豔王公大人遂以法門位吾孔子之次非徒以閎潤不經之文亦其徒有異比丘至靈甚睿人仰之若古神明者得之

皇帝既定南京奄有朔服以天下版籍不白浮屠民脫兵而遺者十不一二徵賦動力疲於上農夫變版築以萬萬計已而高望鴻德者示化顯神於不可蹤跡之

中天子聞之為之動色太史氏錄其人使有所考重選精進闍梨立大壇場設人天佛事主以天界大龍象教門呫佔而一日起立吁是孰使之然哉南湖在秀當兵車使馹之衝兵燹後穹殿潟堂已入焦土其徒縮以痺葢僅如逆旅舍佳山者代難其人矣象元師由杭之大名輒以陞茲座吾聞其人於元叟雪窓古鼎之間已久顧今齒愈夙才愈老道愈神其於秀王勝地起廢補鈌完而大之使文布述粲然如承平時是不難者至其妙

通大知識一言一動有以上賛大明之化靈跡異迹照著一時俾王公大夫仰之為古神明如前所稱則其教也當與吾孔子之教相表裏西方聖人之道誰得而廢之吾以勉象元而還以自勉青龍集戊申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序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余在富春時得山中兩生曰蘭曰仁天質機頴皆有用世才授之以春秋經史學兵興潜于釋来游雲間别余

曰釋氏有衡台派由北齊悟龍樹三觀法以授南嶽南嶽以授智者智者因悟法花之秘於是約五時張八教總括羣籍歸諸一宗復述止觀書教理既白觀行兼明以是傳之章安章安傳之法花法花傳之天宮天宮傳之荆溪而其道大備會昌之厄教帙亡去吴越王求其書於海國得諸高麗觀師四明由之而中興三竺由之而弘演猶孔聖之道由河洛而大振由許李而大行儒釋盛衰實相倚伏今丁世變刹毁于兵經火刦厄甚會

昌學者解散遺籍漫然莫從稽正其輩將祭承故老由三竺始幸先生一言為指南余謂之曰文武之道具在方冊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汝佛之教亦然二子齒甚穉志甚宿學甚武能以宗乘與吾聖典合而為一以載諸行事以俟昭代之太平吁汝秉不隊則吾道其亦興矣乎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天子即位之元年於浮屠氏之教既立僧省以土賦奔

命京城者以萬計而露殍者三千餘人高德之寂而去者十有二人上命僧統曇師傳錄之遺而得思歸故山者數十人而會稽方舟奎師由雉德新領天竺之大集慶住持事於是薦紳士及其同袍莫不謂法社之得人予聞主集慶者由宋南峰佛光而下若元之無極宗周天岸諸公皆僧中大龍象而桂子山之蟾兎尚有光也今方舟踵其躅清標古韻之所及吾見桂子之山若增而高蟾兎之窟若闢而朗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同盟

之士歌以餞者係諸後云

送儀沙彌還山序

海内兵變三教之厄浮屠氏為甚壇塔資為烽燎幸存者宿為戍舍沙門之桀至有易盧改服以從山臺野邑毁去幾與會昌之厄等其能卓然自立不忍僨其法門者百無一二大阿蘭若力扶象教又以徭賦同瘦編戶其暇拔漏身譚覺路越濁悟昏以為教乎驪峰余客富春舊遊地也方外友雪舟尊者月一招致至則為宿留

句浹而後去時沙彌儀年甫十二三侍師左右應對進退一一中軌則余山中所為文三過即能背誦去之十餘年驪峰兩罹兵燹而雪舟亦隅世矣寺之徒日解散儀獨結茅為蓋守其故址而不去今年不遠四百里謁余雲間談山中往事怳如雷比丘夢竟三日告别索一言歸為山靈重吁浮屠氏遭兵不改業又不自債其法門如儀者能幾何人於其來也不無感焉其歸也不無望焉吾老未木尚及見驪峰宿草復還舊觀吾復大書

歲月出宼鍾以落之有日期也儀勉之耳同袍曰仁曰蘭在雲間者當詩以繫吾卷

琦上人孝養序

韓子曰人有儒名而墨行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游乎曰揚子雲稱在門墻則退在夷狄則進葢儒焉而行墨者退可也墨焉而行儒者進可也浮屠文暢以慕吾道周游天下必有請於縉紳先生之教故為韓子所進焉夫彼之教以蔑君親之倫而吾之道以有人倫為教

今有人焉宗浮屠之教而有一旦幡然自外其說以還吾道君臣父子之懿也又豈非君子之亟予乎琦上人吳之儒氏也自幼落髪為浮屠天平山中壯遊四明雪竇見石室禪師深器之俾職記室後浮游淮湘間以肆其輕世之志未幾丞相府以東土名宿所推俾主毗陵龍興禪寺留不期月忽自嘻曰出家以能脫俗而去使俗高而慕之以為不可及也柰之何又挂名官府罷送迎道路覆為俗所厭邪且余母耄矣即飄然荷包笠尋先

人舊廬於蠡澤之上而先廬敝矣今將築屋一區以養其母而終其天年計未知所出首以其事告予蓋上人嘗以儒行為余友者也今又還天倫之懿職其孝於母以風連其儔輩呉人多孝親而義於成人之盛事聞上人之風其不有勇棄金粟如棄執鉢浮屠以佞土木偶者吾不信也已上人出予言以徃吾明年至蠡上將覩子之室突如化成堂上之親無恙且當為子奉豆觴為壽云至正八年秋七月序

闕氏註道德經序

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聖人載道於言未嘗不簡易著明自非不愚之極皆可得而白也故曰道若大路然老氏道與吾聖人之道本無二也引以為異者私知求之之過也於是乎有真無之論要非老氏之本也金人闕氏仲寬以吾聖人之學注老氏之書深諱儒者以虛無以絕滅禮樂以慘刻術數言老子而必欲證其道以同吾聖人蓋其讀老之見有獨至而自信

者篤矣觀其十一章首闢虚實之論與夫真無妙有之譚十三章深折滅生脱患之説二十二章極其至精於真實信驗三十七章以天下之事相生相代為理之必至五十三章為備論修齊治平之道八十章為歴叙至治之化以還淳返朴望於後聖之治於此見老氏之學非虚無之祖而老氏之道非機謀術數者之所為也坦乎其言實訓詁諸家之所未見也吾於是感無極翁之論無即老子有生於無之旨而惜鵝湖諸子之疑於無

者未見闕氏之論也其高第弟子為四明董自損甞受師旨為同歸論今將板行其師所註老氏經若干卷持其編來見予錢唐丐一言以引首予頗是其說故為之序云至正六年冬有十月望序

送鄧煉師祈雨序

洪武二年夏旱松陵太守陳府公初下車首詣瞿曇祠求雨十日不降守愁欲焚曇象浮屠氏拜以免六月二十日壬午移禱于鄧煉師法壇明日移壇公宇守自製

心詞一章告天曰下民六月之旱無伸所求上天三日之霖有感斯應鄧爲奏章上帝然後役五雷丁甲呼吸鬼物是日少女風從西北起迅霆一聲振屋瓦大雨如注一日雨二日雨三日大雨足淞民咸抃手相慶曰此府公方寸中雨而非鄧之法力則亦無以成其誠感之速也守命屬吏於琮乞一言於東維先生爲鄧之勞先生爲叙其事而又侈之以歌曰

東海水枯沃焦神工無處尋天瓢松陵太守閔民苦疾

呼鄧師誅魃妖誅魃妖役丁甲蚩尤鼓風旗倒插搜龍
龍走白龍潭迅霆夜擘千將匣於乎縣令不積薪將軍
不拜井爐烟一穗達丹誠三日甘霖雲萬頃君不見漕
家粮船星火急瓜洲渡頭河水澁蒼天蒼天不悔毗海
民盡作枯魚泣鄧師鬼工頻叱訶稻田粒粒真珠多松
陵太守報新政和氣化作擊壤堯民歌

東維子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維子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莊承篯

東維子集卷十一

元　楊維禎　撰

序

贈杜彥清序

余曩遊海上之小金山泊舟赤松溪上午夜月明如水聞水東歌聲纍纍乎如貫珠已而又聞紫鸞聲穿起林杪如雲端仙人挾笙鶴而去异而問其人則曰真定杜

清氏之轉喉引商聲之歌間以湘竹之龍鳴也余明發開舟不及識其人今年秋再遊海上道過赤松而清來相見為余作慢辭古調及秦樓三弄遂出楮求一言以別昔賈充在洛會夏統氏之客舟充以會稽土地間曲叩之統為歌大禹氏朝會之歌及五胥小海之唱其音節慷慨激裂天風雲雨為之嚮應又掀髯作一悲嘯沙塵烟起止之而後已也吾後日舟還溪上約吾竹西老人當重叩爾土地間曲如仲御氏之不忘其鄉者豈無

龍山朝會萬國授化之遺音乎竹西當為余協調于欏杪之檀而發余鐵龍之不平者夢寐以之

周月湖令樂府序

士大夫以令樂府鳴者竒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藉則有如貫酸齋馬昂父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絃竹者也繼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采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兼之者實難也夫詞曲本古詩之流既以樂

府名編則宜有風雅餘韻在焉茍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流於街談市彦之陋而不見夫錦臟繡腑之為懿也則亦何取於今之樂府可被於絃竹者哉四明周月湖文安美成也公之八葉孫也以詞家剩馥播於今日之樂章宜其於文采音節兼濟而無遺恨也間嘗令學子吳敎輯而成帙薰香摘艷不厭其多好事者又將繡諸梓以廣其傳也不可無一言以引之故為書其編首者如此至正七年十一月朔序

李庸宮詞序

大歷詩人後評者取張籍王建而建之宮詞非籍可能也宮掖之事豈外人所能道哉建雖有春坊才非其老璫宗氏出入禁闥知史氏之所不知則亦不能顓美于是本朝宮詞自石田公而次七廬數十家詞之風格不下建者多而求其善言史氏之所不知則寡矣東易李庸仲常為宮詞四十首流布縉紳間不特風格似建間有言史氏之所弗知如金合草芽胡僧扇鼓漢記琵琶

興隆巢笙内苑籍田室蚕繅事是已盖仲常以能詩客于館閣諸老者且十有七年矣其吏于檄政及長信得聞見宫掖者亦熟矣然則代之善為宫詞者宣直愼怨興象之似建為得哉觀是詞者尚以是求之至正戊子八月甲午序

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以被絃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絃則騷其不可乎或有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曰騷之下

爲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况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則出於關庾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爲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

楊盧滕李馮貫馬白皆一代詞伯而不能不遊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邇年以來小葉俳輩類以今樂府自鳴往往流於街談市諺之陋有漁樵欵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爲何如也吳興沈子厚氏通文史善爲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記余數年前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章子厚連和余四章皆傚鉄龍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已異之今年余以海漕事住吳興者閲月子厚時時持酒肴與今樂

府至至必命吳姬度腔引酒爲吾壽論其格力有楊盧滕李馮貫馬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葉俳輩街談市諺之陋闕庾氏而有傳子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已書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爲論次樂府之有古今爲沈氏今樂府序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十四日序

沈生樂府序

張右史嘗評賀方回樂府謂其肆口而成不待思慮雕琢又推其極至華如遊金張之堂冶如攬嬙施之袪幽

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具是四工夫豈可以肆口而成哉葢肆口而成者情也具四工者才也情至而此賀才子妙絶一世而文章鉅公不能擅其場者情之兩至也我朝樂府辭益簡調益嚴而句益流媚不陋自踈齋酸齋以後小山局於方黒劉縱於圓局於方拘才之過也縱於圓恣情之過也二者胥失之松江沈氏嵩嘗從余游南士間聼於音往能吹余大小鐵龍作龍吟曲十二章遂遊筆樂府積以成帙求余一言重篇端披其帙見

其情發於成於才者亦似矣生盖造其詣以小山之拘者自通黒劉之恣者自搏生之樂府不美於賀才子者吾不信巳生讀書強記有誌晉人帖南唐人畫樂府特其餘耳有求生之才者勿以是掩之

瀟湘集序

余在吴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醎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醎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為

踶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内館閣諸老以為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為之一變吁四十年矣兵興來詞人又一變往往務工於語言而古意寖失語彌工意彌陋詩之去古彌遠吾不意得瀟湘集於四十年後尚有古詩人意也瀟湘為洮陽唐升氏字伯春自湖湘流離越江漢歷閩嶠抵金陵過錢唐上會稽周流幾萬里無居與食然不肯少貶事王侯覔知己顧容與於吟咏求海内知言以質其所能此

廾之見余草玄閣也其詩多傷賢人君子不得志而不肖者合於世也其樂府古風謠平易不迫非有所託不著至憤頑嫉惡慷慨激烈者聞之足以戒而言之無罪矣三百篇以六義見諷刺瀟湘詩人不合於古風人者寡矣於是賞會之餘爲之評點使覽者知我朝之詩如瀟湘者亦可刻金石流管絃豈非吾儕遺老之至望哉至正丙午三月望日序

茵氏備急活人方序

醫莫切於對證證莫切於對藥藥投其對牛溲馬渤癩狗之寶能擅功於一時不然黄金水銀鍾乳琅玕沉之沙婆律之腦蛇之黄中無益其責也餘姚醫學錄笛君仲通論著備急活人方會萃諸家所載祖父所傳江湖所聞及親所經驗者筆成一編世有奇疾醫經所不備醫流所不識獨得於神悟理會而著為奇中之方此其難也夫人不幸抱奇疾至於醫經不備醫流不識遂謂無藥可治使病者待期以盡不亦可悼也哉妄庸者亂

投藥餌以探疾重不幸速其斃是醫殺之也是書一出
備醫經之未備識醫流之未識使天下不幸抱奇疾有
對疾之證對證之藥不重不幸為妄庸醫之所殺是不
大可慶歟昔甄權不著方書其言曰醫者意也不可以
著書權蓋以意得者自秘非淑後之仁也君推其獨得
喜與天下後世共其用心廣狹何如哉鋟諸梓而過徵
余序於是乎序

杏林序

江陽許守中氏業醫已十數世至守中名愈大施愈廣入以疾邀者無分貴富賤貧輒往往輒效而例不求施鄗宋清之施藥受券爲市醫而切慕董杏林之爲人淞謝侯伯照嘗俾工畫者圖杏林以爲贈而又求言於予予惟杏自托吾聖人爲壇緇帷之林而六經之教始及天下澤覃於萬世無止噫杏之盛也蔑加此已神仙者流如董奉氏亦托杏爲施成林於廬山五老之間其施雖濫杏之惠猶未絶也其不愈於羯鼓催花驕兒婦人

以造化立坊砰錦侈客於午橋之游衍者乎若托之卯
金之帝有曰實大如梨文頳如橘食其味者可以辟穀
而上仙則吾未之信而奉之杏也即嵩山之杏耳將無
信乎嵩之杏以萬計其民遇飢年皆賴杏為命而奉之
以杏一器易穀一器以贍飢者藉杏以為拖仁亦至矣
又何必神辟穀之杏乎吁此奉狡獪術也守中氏以其
拖為心而不藉狡獪以為神杏之植多植寡吾曾不計
而況計粟之易多易寡乎此其為仁近吾聖人之仁而

非狹獪之仁也使守中有計較心又何愈於宋清乎守中聞余言而謝曰擴予仁者先生之教也

贈醫士莫仲仁序

淞之張涇有醫術過人名於士大夫者曰莫仲仁氏予來淞未識其人仲仁首謁余扣其術莫能對顧相視一哂耳從者曰仲仁氏病聵余怪聵若是何以聰於五聲之醫乎易其人且疑其術異而鄙有以其病召之即療若神者始驚其術且又介馮生淵持弓謁文生為件狀

曰邑人某病蠱衆醫莫療仁仲氏以峻劑吐蟲若干升
生立愈又某病寒逾九日讝口發狂陰且縮法死仲仁
氏徐以常藥理之而平又某病噤痢不食餘七日氣始
絶仲仁氏投以湯飲即内食飲而起又大官某氏病瘵
醫衆爭進藥期勝仲仁氏望之而走曰雖扁鵲不可醫
已出門而斃諗爾則仲仁氏聞於耳未嘗聞於心與目
也恭君教扁鵲者以飲上池而使之視其五臟若神鏡
見膽耳故鵲兄弟三人皆善醫長兄神於視色仲兄神

於視毫毛醫固不貴於聰聽而貴於明視也諗矣余聞古至人者有明而不視聰而不聞盖養明於不視而無不視盖養聰於不聞而無不聞若仲仁之聵其養聰者非歟不然聾者視明瞽者聽聰絶利一原用師十倍仲仁氏聵於耳宣其聰於心與目者非妄庸師之可及也今之妄庸師有推而為國師衣繡驅良從者後先以出入於王公貴人之門遇疾則雜投藥石以希倖中中輙徼美譚於文章家以登載其能不中不以咎之也若

是者曷可勝筭而仲仁氏覆以病翮見遺於野是戢勁翮於鵾之退蔵逸蹟於駿之伏者也其求余言與夫衣繡驅良飾縿陋以徼美譚者異故予樂畀之以言至正庚寅春王三月有二日拜手書

無聲詩意序

雲間陶叔彬氏有畫帙題曰無聲詩意皆錄代之名畫也請予文序其端東坡以詩為有聲畫畫為無聲詩葢詩者心聲畫者心畫二者同體也納山川草木之秀描

寫於有聲者非畫乎覽山川草木之秀敘述於無聲者非詩乎故能詩者必知畫而能畫者多知詩由其道無二致也叔彬名畫以詩意不惟知畫且知詩矣詩之弊至宋末而極我朝詩人往往造盛唐之選不極乎晉魏漢楚不止也畫亦然吁此豈人性之有異哉世運否泰之異耳第未知叔彬所蓄之畫繇宋而唐者幾何繇唐而晉魏者又幾何求之勤而蔵之夥他日使余見之其畫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也尚有以卜余論之不誣人

哉是為序

圖繪寶鑑序

雲間義門夏氏孫名文彦字士良集歷代圖繪寶鑑凡若干卷由史皇封膜而下訖于有元凡若干人其詳博補郭若虛之所遺其用亦勤持矣其子大有持其編謁予草玄閣曰鄧椿有言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先生海内知文人與歐陽文忠東坡山谷後山宛丘淮海内岩漫仕龍

眂諸公等聲價敢乞一言標其端予曰書成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妄庸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嶽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數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才賢山林道釋世胄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

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神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壁而絶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奪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吾顧未知寳鑒中事模擬而得名者士良亦能辨之否乎雖然梁武作歴代書評米元章作續評非神識高者不能吾欲作歴代畫評以繼蕭米士良父子當有以賛予之品藻

也而吾所屬大有圖畫紀詠則當亟成以繼寳鑒云是為序

送寫神葉清友序

古今稱傳神者晉之顧長康氏長康寫照非徒得人之形似而併以其情性精爽者得之此古今之妙稱也其寫裴叔則頰上益以三毛而裴之神明見寫謝幼輿置之岩石之裏而謝之情性知傳神而不得其精爽情性徒求規規之形似其去土木之偶奚遠哉天台葉清友

昏其父可觀覲京師嘗寫天顔被命爲提舉梵像監
清友紹其家傳嘗爲予寫鹿冠吹笛之象于五湖之間
談者謂非徒得予形骨而又得予神明不在長康氏之
下也予嘗論傳神如長康氏可謂絶古今之妙矣抑律
之在古殷之畫工則長康氏又有所不能也高宗夢賢
於野俾畫工以象求之得諸傳説惟肖説以夢交於畫
工也吾不知畫工何以而得肖於君之象也畫工之神
葢有陰敘造化之妙者矣聖天子方寤寐求賢版築

之下亦有其人或俾圖像予試以畫工之神於商者神於今也長康氏之稱妙者又何足為清友道哉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予嘗於談祿命者為之言曰德勝命者昌命勝德者亡推祿以命孰愈推祿以德因舉古德二事五代正延政守建遣一部將報事軍前後期當斬歸語其妻連氏連氏急遣逃之且資之金部將潛投江南李主隸查文徽麾下徽攻延政部將領師城業陷下令曰有能全連氏

一門者賞連氏急告曰將軍不活建民妾請先死㯋不
獨生部將為之戢兵全城不殺至今連氏為建大族世
食祿位官至卿相宋王方贄上遣均兩浙田稅錢氏時
毒歛畝至三斗贄陡減二斗使還上責陡減田額贄對
曰畝賦一斗此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宜復循
偽國獘政上喜可其奏至今浙田著為令贄之遺澤也
官驟升右司諫至京東轉運鹽使生五丈夫子皐準覃
犨罕準子珪官至宰相夫呂一將婦一稅使存心仁厚

其福身福家㠯覃其子孫之慶者如此今食祿貴人任人家國事不肯出一言立一政㠯利天下惟務全身保妻子以為福人能事而身或有不全妻子或中走其門者無虛日仙容談祿必先警其㓙吝更宜推古德事以啓之如連王氏之福身福家以覃其慶於子孫者仙容之術將有古君子之教也故疏以告之

送楊懋昭占數序

自星命之學代神蓍而易之數荒矣天地之大不逃乎

數而況於萬物乎天地有定數則寒暑乘除有定筭書曰先其筭命（逸書）今之數家有筭術而可以推步人之吉凶悔吝亦神蓍之余靈已乎西蜀楊懋昭筭數以決人事人推為神筭非其筭過於蓍蔡者乎吾覩世之術數亦衆矣必據人之生年月日時否必傳聲傳字畫而後數可依也懋昭不然占人意於冥交默接之中而數生焉數生而卦象出焉卦象出而易之繇灼見於休咎之應吁亦神矣故曰筭過於蓍蔡而知大易前民之用者未

亡也雖然卦爻數也有理焉理制於數而理之順亦足以役數嚴遵以易占人而必依數言理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蓋約數以理也邵吉以陰德延齡貢禹以守節愈疾非理之順者足以役數乎懋昭言人以數盡亦參之以理庶先天後天之道備而易之教行矣懋昭避余言書其說以去

送何心傳序

世之非相地者曰古之葬者授地於百司無相地之術

也昔之聖人仰觀俯察求利於吾人至於農獵之賤無不推其利害以詔於人使相地之術果信何其教不在農獵後也余嘗辨之曰卜其兆或以為藏者安不不可無也卜其脉絡形勝以為生者貧賤富貴壽夭賢昏之辨則未必有也詩云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則岡之陰陽亦有係於相宇之便不便者詩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則之東西亦係於遷邑之利不利也已然擇丈尺之窆以覬福於百年之腐骨使人之愚子孫藏其祖考

十年五年不即土者則狐首指蒙之書之過也天台何心傳宋大學愽士瓜隱先生之孫也家有六宜樓以延海内之名師傳講習之餘有傳其師玉平山人相地之術將挾是以遊京師求余一言以自儆余謂京師有公劉之相宇姬旦之遷邑子之術亦有應於詩書者不乎不然以狐首指蒙之書占一抔之土以虛唱䡄利以售其術於人之愚子孫吾固未之予也玉平之師之曰悟流峙之法以闡何洛之閟藏探動靜之機以識乾坤之

妙用此陰陽者流之上術也心傳有傳於此則吾之所未予者其知免矣夫至正八年九月十日序

贈相士孫德昭序

戰國以来聖人之道不行士之急功利者變而為遊說為滑稽為刑名然以三寸舌簧鼓天下之向背者則異甚於從衡捭闔之術也漢有天下風俗稍一被從衡捭闔者知其伎之窮則又轉時為談天相人之術敗君誤世者往往有焉而明昭往史亦不少也唐以後習相人

術者益紛紛焉挾是以為食則其售於人者急而困於人者宜無所不至揣摩臆度言與其術自兵而有弗計也嘻以相求相者將有利於己之貴富慶祥以相相人尤將有利於人之貴富慶祥耳故相人者言慶言祥則求相者喜言妖言禍則求相者怒相人者將以為利也又安得言妖言禍以犯人之怒而絕己之利哉毋恠其揣摩臆度之說與其術自兵而有所弗計也雲間孫得昭氏於金陵山中得異人相術其授受不苟其談相於

人也善則云善惡則云惡善不善也由乎人利不利也由乎天而吾所首之術不明由人由天者有所改也所謂士之仰不愧俯不怍者歟相術而有人若是蓋亦近乎道以君子之論有所弗惜也因其乞言遂書以為序

至正九年夏五月十四日

送陳生彥高序

藝必貴乎積積而后化化而后神師曠氏之鼓琴也奏清徵而玄鶴集奏清角而風雲猝變者非其精而化化

而神之効若是歟君子論古樂之人而動物者必曰琹而箏笆篥篌有所不預焉於乎大雅之音無聞也則知今之樂有精而化化而神如師曠氏之琴也獨不動物乎松陵陳生彥高博學多才藝尤邃於音律余嘗於三泖水雲之區聽其鼓十三絃之操作商聲調林籟激發轉徵音而魚龍悲嘯緣情而鼓欲樂則樂欲悲則悲故喜者或蹈淚戚者或起舞所謂藝之動物者非歟抑余聞晉謝仁祖喜箏歌秋風一詞而受遇於桓溫亟引

歸府生嘗東遊甌越達官貴人有以溫之引祖仁者引生矣今且洽事漕府將有祿位於民上矣吁非其藝之動物而遇於人者至是乎吁一藝之精尚耳而况藝之上於生者乎因其請言故為藝說以奇生之遇而嘆儒人遇有不生如者非藝之罪也藝之精而至於神者未至於生也至正庚寅三月十五日序

朱明優戲序

百戲有魚龍角觝高絙鳳凰都盧尋橦戲車走丸吞刀

吐火扛鼎象人恠獸含利潄寒蘇莫等伎而皆不如俳優侏儒之戲或有闗於諷諫而非徒為一時耳目之玩也窟礧家起於偃師獻穆王之伎漢戸牖侯祖之以解平城之圍運機闗舞埤間䦨支以為生人後翻為伶者戲具其引歌舞亦不過借吻角咇唧聲未有引以人音至於嬉咲怒駡備五方之音演為諧譁噍咂而成劇者也玉峰朱明氏世習窟礧家其大父應俳首㑺前明手益機警而辨舌歌喉又悉與手應一談一咲真若岀於

偶人肝肺間觀者驚之若神松帥韓侯宴余偃武堂明供羣木偶為尉遲平冦子卿還於降臣昏辟之際不無諷諫所係而誠非苟為一時耳目玩者也韓侯既賚以金諸客各贈之詩而侯又為之乞吾言以重厥伎於是乎書以遺之時至正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有三日也

優戲錄序

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亡國之君春秋之世陵轢大諸侯後代離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為大剔蓋在誅絶之

法而太史公為滑稽者作傳取其譚言微中則感世道者深矣錢唐王騁集歷代之優辞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槩于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譎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從諷乎蓋以諷之效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衣兩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

絶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剞腸申漸高之飲酖敬新磨之勉戢疲令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彌侯解愁具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嗐於此矣故吾於賸之編為敘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為軒渠一噱之助則知賸之感大史氏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月序

東維子集卷十一